

前途英才在大洋彼岸



叶青著

自己的天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关于执著

民办前进进修学院创办于1983年春，到现在，从这里走出的学员累计有九十余万，有很多学员可能还记得在前进学习的这段日子，我也记得许多出色的学员。

叶青就是其中的一个。

每次从东京来上海，无论业务多么繁忙，叶青总会来前进看看我。告知她的一些近况，我则欣喜地看到她日复一日的成长。

叶青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执著。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初到日本孤立无援，凭着自己的聪颖与智慧在打工的藤原龟吉合资会社立住了脚跟；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尝试用日文写作，小说《萤火虫之星》成了日本的畅销书；同时，她在商业界也干得有声有色，三年后她自己成立了公司，原来会社的部长成了她的助手。再过一年，她已是两个大型企业和五个中型企业的合作伙伴、占有绝对股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东京国际交流株式会社的董事长。

拥有了地位，拥有了财富，梦想成真的叶青并没有遗落爱心

与良知。在东大期间她以青年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世界青年国际交流会，接触慈善事业。在事业有成后，她将二百万抗洪捐款交与中国大使馆，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一份贡献。又以东京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向国内捐建三所“叶青希望小学”。

然而这些并不能使她得以满足，在自己的天空里，叶青还在不断地发展开拓自己。她先后建立了东京国际交流学院，为留学的孩子培训日本语。同时为《东京新闻》等八家日本最有影响的报刊主持着专栏，并任《朝日电视台》早间国际新闻评论员。叶青的口号是让自己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国际化女人。

在叶青身上，有一种“前进”的精神：活泼向上的活力、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自信执著的信念。这是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这里，我由衷地祝福叶青还有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学子们事业有成，不断进步。

蔡光天



目 录

序	关于执著	1
开 篇	永远的角斗士	1
第一章	萤火虫之星	23
第二章	明天的太阳	56
第三章	自己的天空	83
第四章	走进象牙塔	107
第五章	马仍在犁地	134
第六章	浪漫的情殇	160
第七章	爱心与良知	195
第八章	世界的风景	218
第九章	梦想已成真	239
结 语	遥远的水天线	258



开
篇

永远的角斗士

正如你在这张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是一个很适宜旅游而且能够给予旅游者的愉快心情以保证的日子。

瞧，蓝天是那样的清澈，像是刚刚被哪位爱干净的古罗马女神捧着泉水擦拭过。透明的白云飘逸着滑向远方，阳光柔柔地抚摸着这座恢宏的建筑，使得它那苍老的身躯泛滥出生命的活力。

不用我说，你当然知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科洛塞奥竞技场。假如你对这个名称感到陌生的话，那么提起“古罗马斗兽场”肯定就能一下子唤起你的血腥记忆了。

是的，这就是古罗马斗兽场，“永恒之城”罗马的不朽象征。

自然，站在斗兽场前，面对着你的这个人就是我。不过，要是你用摄影行家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画面，那会让我感到很惭愧的。最好你也像我一样，只是把它当作一张简单的旅游纪念照，用来证明某某曾到此一游，这样我的心情也许会自在一些，尽管眼下拿着高倍放大镜我也看不清楚自己的面部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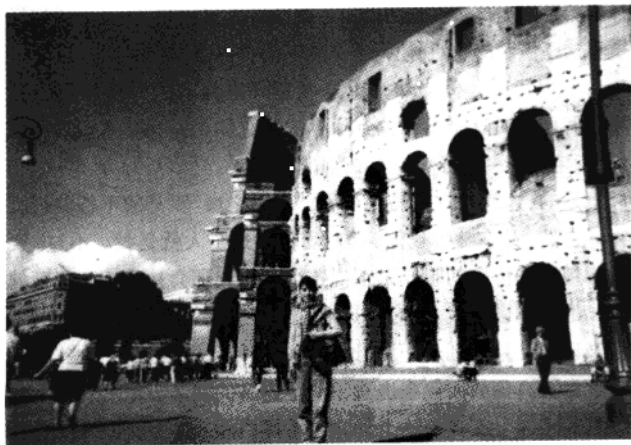
其实这个实在谈不上什么艺术性的画面恰恰是我自己设计

的。当时,为我拍照的导游小姐曾建议我往前站过来,然后她蹲下身去,从仰视的角度把我和斗兽场叠印在一起,她说这样我的形象就可以在这古文明的遗迹前显出了青春和高大。我谢绝了她的这番好意。我很清楚,我是来朝拜的。在这个两千年凄风苦雨都无法抹掉的历史杰作面前,我的青春无法取代我的渺小。

倒是那位殷勤的导游小姐,多少让我找到了一点儿高大的感觉。

我是这天早晨在纳沃纳广场遇见她的。

当时她正站在一座精美的喷泉边,很是投入地画着速写。我立刻被她吸引了。吸引我的并不是她的神态和画板,而是她的长相。在游人还挺稀落的广场上,这是我能发现的惟一一个古罗马斗兽场前





看上去很亚洲样子的女孩。

她不是我的同胞，这稍稍让我有点儿失望，不过她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这倒使得我喜出望外。当她得知我这个会说一口流利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正巧在东大读博士的时候，便呀的一声欢呼，放下画板，又是鞠躬又是握手，那个亲切劲儿差点儿让我相信多年前我俩就是同窗了。

然后我就知道了她叫竹野晴子，东大本科毕业后自费来意大利攻读欧洲美术史，在罗马 La Sapienza 大学已经学了两年。画板上的速写证实着她的话，喷泉中几尊魁伟健壮的古典雕塑被她用画笔勾勒得栩栩如生。她很专业地告诉我，这四位雕塑是多瑙河、恒河、尼罗河和普拉特河的河神，意大利伟大的艺术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于 1651 年在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赞助下完成的杰作，名字叫做“四河喷泉”。

突然，一个先前不曾有过的念头猛地冒了出来，我脱口问道：“竹野小姐，我这是第一次来罗马，你肯赏光做我的导游吗？”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几年前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的时候，我有几个日本留学生朋友，对他们的留学生活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像她这样来欧美国家的日本留学生，多半不会像我们这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靠打工来维持生计。何况她是东大的毕业生。能进这所大学读书的人，或者才高八斗，或者殷实富有。才高八斗的人恃才自傲，殷实富有者不缺钱花。我真怕伤了她的热情，找借口拒绝我，然后拾起画板继续她的艺术追求。

事实是，竹野晴子立即弯下腰去，向我鞠了一个三十度的躬（在日本，这是对客人或上司致意时的标准角度），口吻充满了

虔诚：

“得到您的照顾，非常感谢！”

随即，她打开身边一个不大的牛仔旅行袋，拿出了一堆全貌的、局部的罗马城区地图，著名景点的介绍图片和文字资料，还有不知谁颁发给她的导游证书，以及类似国内一日或两日游的价目表。我呆呆地望着这些东西，已经认定这是一个项目齐全、服务周到的旅行社，而且她的导游水平绝不会亚于她的绘画技巧。

竹野一直那么谦恭地微笑着。在东京已经呆了几年，我很清楚日本人这种单纯的微笑中隐藏着多么复杂的内容。所以，她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解释虽然我是一个人，但按照规定也要像一个旅游团那样付导游费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见我答应得痛快，她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忙说对我可以破个例，收一半的钱就可以了。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这是你应得的报酬，”我说，“至少，你的专业修养肯定能让你把那些景点讲解得更有艺术性吧。我们现在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了吗？”

竹野又是一个三十度的鞠躬。这一刻，我便觉得自己有些高大了起来。

不知是否兼职导游的缘故，竹野比我以往接触过的日本女孩要健谈。她告诉我这两年来她一直边打工边读书，但每天早晨出门写生作画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她选择导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多地接触举世闻名的古罗马文明，这对她的画艺提高是大有益处的。谈起导游，她说她主要是为亚洲、特别是日本来的游客服务。不过，这样单为我一个游客导游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请导游是要花很多钱的，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是背着行囊走天下，请不起导游。当然，也包括日本人。”说着她羡慕地看我一眼，仿佛已经很清楚我的旅行支票的含金量。

这使我越发感到自豪起来。似乎，这些年里我在日本的拼搏此时得到了恰当的回报。

看看照片上的我，也实在跟那些背着行囊走天下的穷学生没什么两样儿。

这虽不是我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但却是第一次用自己赚的钱走出东瀛看世界。我知道世界很大，可亲眼所见仍让我有种对世界初来乍到的惊喜和感动。尽管，我此行第一个去的国家卢森堡比日本还小得多，可欧洲文化给我的印象，或者说震撼还是出乎我的预料。接下来，我还要去法国，去英国，高耸的埃菲尔铁塔和美丽的塞纳河、宏伟的伦敦塔桥和凝重的泰晤士河都在等待着我。我不知道这种等待到底会带给我什么，我只是在默默地祈祷，但愿一切都是美好的。

昨天来意大利的飞机上，我就是这样祈祷的。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充满着阳光、鲜花和色彩的国度，是一首迷人的畅想曲。一块诞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蒲伽丘、但丁和马可波罗等等众多伟大历史人物的土地，我相信它的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神奇和壮美，散发着浪漫与灵性。古罗马斗兽场，圣彼得大教堂，比萨斜塔……那些早已驻留在脑海中的画面，真的面对它们的时候心情该是怎样的呢？美丽的佛罗伦萨城中，那只安徒生童话中嘴里流着一股清泉的铜猪还在吗？小小的拉文纳城内，那片没有阳光也没有月光的松林里，但丁老人冥想、构思着

《神曲》的脚步依然在忧伤抑郁中徘徊吗？还有《我的太阳》那美妙的旋律，《重归索莲托》那迷人的美人鱼……

然而，下了飞机，我遭遇的第一件事情既不浪漫也不美好，而且晴朗的天空在我的眼里一下子就布满了阴霾。

事情是这样的。入关时，我掺和在同机的一个日本旅游团中间走着。海关人员的作风是典型的意大利风格，热情友好加散漫，各种检查都很随意，仿佛你身上揣了两公斤可卡因他也不在乎，而且男海关们那黑亮的眼睛里不时向陌生的女士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小姐，只要你肯赏脸，今晚我就请你共进晚餐。

可轮到我的时候，一位有着米开朗基罗面孔的男海关骤然敛起了笑容（这之前他正专心致志地跟身边那位漂亮的女海关开着玩笑），眼睛也顿时瞪起。

“chinese？”英语说得蹩脚且生硬，射在我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上的目光敌意分明，好像我来罗马是跟黑手党教父接头的。

我有点儿茫然地点点头，回答说是的，我是中国人。那些日本人正陆续从我身边走过。

他马上扑在电脑前，熟练地敲击着键盘，显然是调我的有关资料。随后，他耸耸肩松了口气，朝我不怎么友好地点了下头，示意可以通过了。

我昂头从他身边走过。

这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当时许多国家对入境的中国人还怀有着一种敌视，至少是一种防备，他们总是对中国护照拒签就是很显然的证明。也许我们得承认，不少同胞手持短期探亲护照进入外国，却老不见再出来，或是多年后成了该国合法公



民或是非法滞留下来的事例并不少见，这样做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印象，似乎我们中国人去他们国家只是为了两件事情：偷渡或犯罪。

那位颇有艺术家风度的海关的敌视态度，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我毫不犹豫地住进了罗马最著名的委内特大道附近最高级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而且，我又在预算之外独自雇了一个日本留学生做导游，恐怕与当时的心情也不无关系。

现在想来，这也许有点儿赌气，但绝不是幼稚。

对于伟大的罗马城，我无话可说。

二千五百年来，这座城市像一个不老的神话，经历过那么多时代的洗礼：希腊文明的渗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基督教的兴盛，动荡不安的中世纪，梵帝冈建立……从而使它无可争议成为了一座历史文明发展的巨型博物馆，一个阶梯、一个石柱，都有其不凡的身世。转个弯或穿过一处街角，四周的景物很可能就由古罗马换为中世纪。还有那些比比皆是的喷泉、雕塑、广场、神殿，无不散发着典雅高贵的文化气息。

这一切，足以洗去那位有着米开朗基罗长相的海关带给我的不快。他毕竟不是米开朗基罗。

至少在古罗马斗兽场，导游对我来说显然有些多余。所以拍完这张照片后，我就对竹野晴子说，除非我有什么问题要问，她那些流畅的导游词就不要念叨了。她瞪着圆圆的眼睛不解地望着我的时候，我已经转身朝着斗兽场内走去。

默默地用心灵去感悟，是最好的朝拜方式。

关于古罗马斗兽场，我不需要别人再告诉我什么，不仅仅因

为看过许多有关它的资料和故事，只是一部《斯巴达克思》就足够了。

你从照片上看得出，当时我肩上挎了一个黑色皮包，里面除了一些必备的日常用品，还静静地躺着一部《斯巴达克思》。书是英文版的，前一晚在委内特大道的一家小书店里，我发现了它。当然，我很想买一部中文版的，笑容可掬的店员小姐说，在委内特大道上，你想买一本中文版的书，可比买一双领导世界新潮流的意大利皮鞋难多了。

回到酒店，我调亮床头灯，一口气读了几个小时。事实上，那不是读，而是重温，重温久已印刻在我心灵深处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这些人物和情节依然是那么的鲜活，那些一段段我还完全可以背诵出来的句子，此刻仍旧像十几岁时初读它们那样，深深地震撼着我。

是的，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从同学手中借来了这部世界名著。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放学后我独自来到汹涌奔腾着的嫩江边。五岁时，我就时常瞒着父母跟一伙小男孩来江边玩水了，尽管付出了挨打、罚跪等等惨痛代价，但十岁时就能够穿越波涛游到对岸这个令大人们瞠目结舌的事实，为我后来的生活注入了一种特有的自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喜欢独自一人来江边了，并不单单是为了游泳。我发现，望着变幻的江水思索些什么，似乎比单纯的玩水更有意思。记得那时我皱眉托腮，常常想着的一个问题是：平时看上去那么温顺柔弱的江水，怎么会一下子变得那么狂暴无羁，那么强大无比呢？

那个黄昏，我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什么了，《斯巴达克思》早已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令我心灵震颤的境地。就从



这一刻起，乔万尼奥里那身临其境的描绘让我知道了古罗马的斗兽场是多么恢宏，那出神入化的讲述让我见识了角斗士们与人与兽的搏杀是多么的悲壮残酷；最重要的，是我从此认识了斯巴达克斯，这个角斗场上所向无敌的英雄，奴隶起义的领袖，战场上的雄狮，敢爱敢恨的血性男儿。

读到斗兽场上的斯巴达克斯打败了所有对手，握剑在手，单膝跪地等待着十几万观众的裁决时，我的眼前耸起了一尊顶天立地的雕塑。这时，残阳如血，嫩江正被如血的晚霞笼罩着，江面的波涛正像一条条粗大无比的血脉在涌动着。

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控制了我，我扔下书本，脱掉外衣，一头扎进了波涛中。

直到夜幕降临，我才游回。湿淋淋地站在岸上，我一点儿冷的感觉都没有，只觉得浑身血液正在像江水一样奔涌。倒是几个在江边打太极拳的老人手忙脚乱地帮我穿好衣服，还一个劲儿地劝我有什么事情不要想不开，回家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就能解决。嘿，他们把我当成考试不及格而投江自杀的小女孩了。

夜里，我梦见自己骑在一匹嘶叫着的战马上，身披盔甲手持利剑，正在斯巴达克斯的统帅下冲向敌人……

从此，斯巴达克斯陪伴我读完中学，读完大学，直到去往日本的飞机上，我还在与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色雷斯人交流着。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特别需要斯巴达克斯式的精神力量。

清楚地记得身边机座上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日本人。是那种标准的大企业某部门经理式的人物，西装革履，神情庄重，派头十足，自信用不了几年整个企业就会装进他的口袋。自从飞机钻进蓝天白云，他就一直埋头在膝盖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

十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期间，我帮着空姐给他递过一份饮料，他面无表情地谢过我后，顺便瞥了眼我膝盖上的书，然后认真地看看我，就继续他的工作了。直到飞机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马上就要在成田机场降落的时候，他才关闭电脑，举起双臂伸了个懒腰，突然用日语口音很重的华语说道：

“小姐，你是第一次来日本吧。”语调是肯定式的。

我点点头。他终于开口跟我说话，我很高兴，甚至还稍稍有点儿感激，“我准备去考东京大学。很具竞争力吧？”

“是的，东京大学是世界一流的，可大东京却是个现代化的角斗场。”他又瞥了瞥我手上的书。

“会比古罗马斗兽场更残酷？”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

他这才又看我一眼，嘴角不置可否地抽动了一下。这种神情令我有些不解，便挥了挥书，操着很不流畅的日语很自信地说：

“那我就做个角斗士吧！”

他笑了，轻轻地摇着头，也用日语说：“可惜，你不是斯巴达克思。”

三年过后，我坐在古罗马斗兽场的看台上，环视这个像是一只破碎了的巨大无比的碗似的场地，眼前浮动成千上万人为角斗士与角斗士、角斗士与野兽残酷厮杀、欢呼雀跃的场面，耳畔响起了斯巴达克思那铮铮誓言：

“我希望毁灭你们这个腐化的罗马世界，希望在它的废墟上看到各民族独立的花朵！”

伴随着一场场惨烈的外战和内战，辉煌之极的罗马帝国早



永远的角斗士

已在征服世界的欲望中毁灭了自己，它的废墟上也的确盛开了各民族独立的花朵。而它花了八年时间亲手建起的这座恢宏雄伟的建筑，虽然因地震和雷击而变为残垣断壁，因罗马人纷纷用它的大理石修建自己的宫殿和官邸而变成过一个丰腴的采石场，最终却远比庞大的帝国寿命长久得多，而且那种无与伦比的残缺之美仍令今天的我们感叹不已。

应该感叹的，远远不止它是一座不朽的建筑。

坐在镌刻着两千年风风雨雨的大理石上，望着空荡荡的圆形看台和曾经倒下过无数角斗士和猛兽的场地，我嗅到了人与兽共同散发出的野性和血腥。

谁都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在海洋中东游西荡、随波逐流的有生命的细胞，只因登上了陆地才演变成成为一种哺乳动物，四肢着地，额头凹陷，嘴巴凸突，带着许多兽性，身上臭气难闻，跟其他那些在恐惧中求生，于战栗中死去的动物没多大区别。但是，当这种动物靠着自己的智慧，第一个把燃烧的树枝拖进山洞取暖，花费了百万年学会用后腿走路后，就渐渐强大起来，最终成为了动物领袖、地球盟主。

而这些领袖和盟主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即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

因此所有其他欲望都得服从于这个最高要求：活下来。

在奴隶制的古罗马帝国，有些人已经不必为“活下来”犯愁了，但他们却创造出了一种让别人为“活下来”而残酷搏杀的游戏：角斗。这种游戏，是让大脑已经相当发达了的角斗士们回到原始社会，面对着比自己高大威猛的野兽去选择，或者杀死野兽，或者成为野兽的一顿美餐。单单是这种搏杀，角斗士们还算

是幸运的，毕竟再凶猛的野兽也缺少人类的心眼，毕竟他们手里执了利刃身上披了盔甲；最恐怖的，是人与人的搏杀，一样的装束，一样的武器，一样的心眼，一样的求生欲望，一个对一个，一群对一群，直杀到血流成河，再也没人站立在斗兽场上，或是仅仅剩下一个浑身是血的侥幸者。这种时刻，角斗士就是野兽。

斯巴达克思有异于他们，有异于所有的角斗士，他不像当时那些远近闻名的英雄，那些人只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杀，充满了刺激却不知为了什么；他在斗兽场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拼搏的同时，又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对手。为了把更多的生的希望留给更多的人，他揭竿而起，率领着奴隶起义大军，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杀，震撼了整个强大的罗马帝国……

虽说这场起义最终也以失败而结束，但是，历史上像斯巴达克思这种失败的英雄却是寥若晨星。历史老人有时是很偏袒很苛刻的，那么多叱咤风云的胜利者它宁肯忘掉，却记牢了这些可歌可泣的失败者，并告诉后人：你们从这些失败者身上所传承的优秀品质，要比那些所谓胜利者所给予的遗产宝贵得多。

也许，这也正是为什么每次读到《斯巴达克思》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英雄挚爱的情人、美丽的范莱丽雅指着骨灰瓮，哭着对女儿说：“这个小瓮里，可怜的孩子，就是你爸爸的骨灰”这句话时，我总是要下很大的气力，才能抑制住自己去陪着流泪。

然后我总是去想同一个问题：人类难道永远离不开角斗厮杀吗？

此刻，我坐在古罗马斗兽场里，凝望着那早已不复存在了的两千年前的惨烈场面，仍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人类难道永远离不开角斗厮杀吗？

这次欧洲之旅的两个月前，我应读卖新闻社之约，写一部有关日本女子格斗士的书。

说实话，签约之前，我是犹豫再三的。我一向不反感竞技。在我看来，竞技不仅仅能够锻炼身体，最重要的是能够磨练人类的意志和自信。我从小就热衷于体育运动，游泳、篮球、骑马、滑冰、射击、攀岩、潜泳……等等项目我都挺擅长，中学时学校开运动会，有一次我一口气拿了七项冠军。即使来日本没有了那么多的时间、机会和心情，我也总是强迫自己挤出时间、腾出精力去锻炼，并且是多个体育项目协会的会员。

不过，有一个项目我始终提不起看一场比赛的兴趣，那就是拳击。

直到今天我还会说，两个人互相把对方的脸打成血肉模糊，或者把某一个打倒在地，甚至死在拳击台上，这不是初衷意义上的竞技。

然而，我那本书里将要写到的格斗，比拳击还要残忍，它被称作“屠夫比赛”。不知何时，对自己关爱备至的美国人像对自己宠爱有加的古罗马贵族那样，想出了这么一种充满着兽性的游戏，把不同门类、不同风格的拳手放在一个拳台上，在几乎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全接触式的自由击打。诸如插眼、锁颈、掐喉等残忍的杀招都可以尽情发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毁灭对手。它的激烈、血腥、残酷程度是包括泰拳在内的任何比赛都望尘莫及的。它的冠军被称为冠中之冠，王中之王。它的奖杯是用鲜血和死亡铸就的。